

但悲不見九州同

魯莽書生李萬居之七

鍾楊瑞先

蔣公面前坦誠陳詞

先總統 蔣公，曾兩次接見萬居。最後一次，是張羣祕書長及黃朝琴陪同。萬居當面陳述很多意見：

「臺灣青年大部分都很愛國，但有時不免衝動。」萬居說：「有時不免被人三言兩語煽動，加入不良組織；但是政府爲了治安，要逮捕他也可以，一定要會同當地警察；不然不知抓到那個機關；家長想送換洗衫褲食物，都不知送到那裏。有的家長哭哭啼啼找我。」

這些話，別人不敢在先總統 蔣公面前說，蔣公聽了竟很激動，眼含淚光，看這愛國的萬居，能吐露心底的話。

臨走又留下十九條建議，據說多被採納。陪他去黃朝琴，看萬居坦率發言，急得出汗如漿。可是萬居提出後，政府已採納，大加改進。

萬居真正爲民衆做過一些與政府間橋樑工作。人們也敬重他，到了他競選時幫助他。

萬居最後一次競選，助選車出動二十八輛。大家都知道他久病之後，又彷彿知道他不久於人世似的；這些宣傳車，萬居那裏有錢租？都是自己動來的。有從臺北市來的，有從臺南來的，更有

從臺東、嘉義來的，當地的民衆幫助他；有些國民黨公務員也幫助他，所到之處，常有燃放爆竹歡迎他。

但是，與萬居同時競選的省議員候選人，在背後講他壞話：

「免選李萬居啦！沒有用啦！他的腿鋸掉一隻啦！」

萬居聽了人家造他的謠言，所以在他發表政見時說：

「大家有什麼好意見，我一定反映給政府。有人說我的腿鋸掉了，請你們大家看，（把褲管向上提提）我的腿是老母生的，不是麵做的。我還能替父老兄弟姊妹跑路，講話。」

在斗南鎮源和戲院發表政見後，很多人跟着走出來送他，彷彿對萬居有依依不捨之情。

有位助選員，看了這熱烈場面，就很感動地說：

「諸位父老兄弟姊妹：李先生的病剛好，不能多講話。拜託你們大家要投他的票；他能爲大家死在議會上也是很光榮的。」

有個姓王的叫化子，特意從台北趕回北港去助選，背隻袋一村一村地叫：

「你們大家一定要選有道德的李萬居。」有位詹老先生，自己自動出錢，每日做三桌菜，招待萬居的助選人員。

最後一次，終於又得五萬多票當選爲省議員。民國四十年以前做參議會副議長，四十年後做省議員，在議會工作共二十一年。

家宅失火盡付劫灰

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九日，這年他五十四歲。在他說真是不祥的日子。

晚上萬居他宴請他連襟楊銳靈夫婦，客去不久，忽然無名火起，剎那間火舌自廚房上升，這木造的日式房子，不怕颱風地震，就怕火燒，結果不到半小時。美麗的潯園，燒得面目全非，燒毀了十之八九。火勢非常猛烈，一發就不可收拾。萬居怕熱，祇穿汗衫一件，短褲一條，腳下穿木拖鞋，急得跺脚大哭：

「我做了什麼缺德事呀？」

賢潯到處找她小兒子少禹，那時少禹祇三歲多。其實少禹已被他姊姊李湘如牽出去了。湘如看見起火了，忙把北一女制服書包拿好，看鋼琴搬不動，牽了小弟弟由側門出去。她當時是北一女高材生，也是碧濤女籃球隊健將，據說運動選

手，如遇緊急事情，比較反應快，而且能鎮靜。李南輝出去了，李南雄看見起火啦！忙往他舅媽家跑，想找他表兄弟搬東西。等他從桂林路跑回來，屋子已燒得快光了。

「燒得皮鞋都沒一雙啦！不過我少年時也沒鞋穿！」

海園客廳燒得最慘，一套幾十冊世界美術史也燒掉啦！其他書籍半焦的很多，一部資治通鑑，是司馬光費十九年心血寫成的，尚未燒毀，這也是萬居愛讀的書。其他靠廚房的幾間臥室都燒毀了。

萬居與賢潯祇好住公論報二樓會客室。各界來慰問的很多。因為各報紛紛登載：「省議員李萬居家中火警。」有的人送些衣物，有的朋友送些現款。可是海園難復舊日風貌，斷樑殘壁，觸目淒涼。從此園中鐵樹再不開花了，曇花不再吐蕊。

昔日車水馬龍的地方，如今是靜靜地。唐朝李適之的詩句，正好是寫照：

「為問門前客，今朝幾個來？」

久住報館會客室，也不是辦法。就請木匠暫時釘釘補補；萬居一家人又遷回殘破火劫後的海園，康定路四十六號。

此時客人大半已散去。黃維揚已返越南，不久在越南去世。——黃維揚曾以生命安危交給知己——萬居，及祖國的人，使人常懷念。

堂兄西端先生大、二公子，都已臺灣大學畢業，都已赴美深造。祇有萬居留法同學張耕陽甫

自日本歸來，住在靠花園未完全燒毀的小廳。秋風夾着冷雨，常使劫後的屋子漏雨；分外顯得蕭瑟、寂寞。

萬居新生報董事長已沒有了，轎車還給新生報。

買下的吉普車，早已逾齡，變成老爺車，拋錨、進廠修理是常事，不如意事，接踵而來。

慘澹經營的公論報

公論報從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起，就一直命運連連，盡管文章篇篇精彩，可是常鬧經濟恐慌。好像一個薄命文人。本來規定每月十五號發薪水，可是按時發的時候少，拖欠時候多。萬居雖有立化救國雄心，而缺乏企業管理的人才幫助他。

在公論報創刊六週年，萬居曾寫：「理想與興趣。」

「我有時這樣想：人生最痛苦沒有比做與他『理想和興趣』相反的事了。假如沒有一種理想和興趣，單憑一時的興會所至，無論經營什麼事業，結果，恐怕很難維持下去。本報在極度困難中誕生，我們這六年來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風雨飄搖中奮鬥着。」

萬居又寫：

「辦報應該不是以賺錢為目的的，尤其在現代中國的環境裏，戰亂頻仍，民生凋敝，加以教育不普及，民衆還未養成讀報的習慣，辦報應該是一種社會服務，一種犧牲。」

萬居這種犧牲精神太大了。

在公論報創刊十週年的時候，他曾寫：「十

年如一日。」

「本報在三十六年創刊之初，即提示我們的理想，曰民主、自由與進步。這就是我們基本的主張。辛亥革命諸先烈擲頭顱，流碧血，所爭的是民主，自由和進步。臺灣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酷統治之下，我們的先人以至我們不斷地奮鬥，犧牲無數生命，以求者，也不外是在日本人壓迫統治被推翻之後，才有實現可能的民主和自由；不祇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我敢肯定地說：是民主主義的偉大的時代，它的思想潮流如水之就下，沛然莫之能禦。」

公論報雖窮，但人員不少；晚上編輯部總是燈火輝煌，大家雖在困難中，也堅守崗位工作。

不過印報的白報紙，常發生問題。本來應該整批買，可是整批買錢不夠，祇有零買；好像一家人，買不起百斤十斤米，一二斤零買一樣。

「晚上印報沒報紙啦！」工廠領班說。

「到民族晚報問問有沒有？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拿我的白金鍊鍊去押當吧！」萬居解下他褲帶上的白金鍊鍊。找到當舖押當。

「晚上印報又沒有紙啦！」

於是海園的人，每人腕上的鍊，家中及報館二十幾架電風扇，都進了當舖。

民國三十九年時，就發起印「臺灣年鑑」，各機關預約了很多；把預約的錢，做為稿費，請各專家撰稿。稿件堆積很多，一時無法付梓。海

圍起火時，張耕陽先生第一件事，就是搶救年鑑稿件。在民國四十三年，這「臺灣年鑑」終於出版了，共分五大類。也是臺灣文獻之一。

公論報曾出版過「艾門五傑」，也曾再版過「冰島漁伏」。業務好的時候，也印過統一發票；也印過教科書，更印過美國軍訓的教材。

曾經有段時間，代印自立晚報，費用是每月二千元新臺幣。張耕陽向萬居說：

「自立晚報每月給我們兩千元，買油墨都不够，不要說其他人工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繼續替他們印，我們要扶持文化事業。」

萬居忠厚得近於糊塗。後來自立晚報真正被扶持起來。

公論報常鬧週轉不靈，加上印刷不漂亮，製的鮮版很粗；後來往往印一個人物，看不清鼻子的眼睛的，一塊黑板；出報時間晚，趕不上早班火車。訂戶漸漸少，廣告也不多。加上外來因素，終至一蹶不振。

有幾位萬居老部屬，蔡、張、林等先生商議：由蔡先生投資若干萬，張先生南下拿萬居戶口謄本，林先生請萬居蓋私章，設法至經濟部變更登記，為公司組織，擬請萬居不過問公論報事；結果蔡先生投資不久蝕光，仍經營不好。後來公論報數易主人。直到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公論報改為經濟日報。

設法變更登記的林先生，於春節時，仍給萬居去拜年，萬居仍親切招待。萬居，不念舊惡，君子人也！

分屋還債病中讀書

自從公論報改組以後，萬居無權過問；雖然也落得清閒，不要每天愁白報紙錢，但心情苦悶已極。所謂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印刷廠產權仍屬萬居。他教家中人把機器上油，整理好機件，將來辦本雜誌也好。但糖尿病促使新陳代謝不良，腳部稍有潰爛，就不能封口。

火劫後的康定路四十六號海園，住了些時候。地皮經向土地銀行購買下來，再與本省有錢人謝敬初合作，由謝先生在康定路四十六號土地上，建樓房二十四幢，講明分萬居八幢。萬居就遷居至台北市泉州街一一七號，謝敬初另一所房子。一所三角形住宅，兩廳四房；比康定路住宅小多了。而且靠萬華至新店鐵路旁；整天聽到「忽隆隆」火車聲，不勝其煩。結果康定路樓房建好，都一棟、一棟給債主，祇好仍在泉州街住下去。

萬居的病，時好時壞；好的時候，就捧書閱讀。世上讀書的人很多；有的是為應付考試而讀書；有的是為研究問題而讀書；有的人是為消遣而讀書，書中最好寫些笑話、幽默故事，引讀者哈哈大笑的最好。但真有人為愛念書而讀書，萬居屬於後者。

康定路住宅中，火劫後發現一本厚厚的資治通鑑未燒毀，不過封面有點焦黃，也許火神有意留給萬居讀的；正如莊子住宅起火後，獨獨一冊道德經未燒掉，莊子捧了道德經揚長而去鑽研。他問他內侄才力：「最近看什麼課外書？」

「正在看林肯傳啊！」才力答。

「借我看看吧！」萬居說。
正在建中唸書的才力，聽說姑父要看林肯傳，趕快送給他看。

萬居對美國第十六屆總統林肯，深表崇敬，出身農家，做過木匠、船伕，苦讀法律，考上律師，為了解放黑奴，伸張人權，苦苦攙過南北戰爭，還被黑人狙擊。美國總統多啦！除了華盛頓；林肯威名，越傳越盛，不會被時間之流而湮滅。萬居看完，一個月後歸還。

萬居讀「菜根譚選集」很細心，在他認為好的句子旁加點，上面加圈。是明朝洪自誠所作，中央文物供應社印的，節錄萬居幾段加圈點的。「棲守道德者，寂寞一時；依阿權勢者，淒涼萬古。達人觀身外之物，思身後之事，寧受一時之寂寞，毋勿萬古之淒涼。」

「君子之心事，天青白日，不可使人不知；君子才華，玉韞珠藏，不易使人知。」

以上兩段加五個圈。
「交友須帶三分俠氣，作人要存一點素心。」

「攻人之惡，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；教人以善，勿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。」

「教弟子，如養閨女，最要嚴出入，慎交遊；若一接近匪人，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，便終身難植嘉禾矣。」

以上三段加四個圈。

「遇欺詐之人，以誠心感動之；遇暴戾之人，以和氣薰蒸之；遇傾邪私曲之人，以名義氣節激厲之；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。」

以上一段加了三個圈。

「德者事業之基，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。」

「心者後裔之根，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。」

以上兩段加兩個圈。

可見萬居讀書很細心。在臥病中，常想買新書，又買了本厚厚的「五種遺規」。

將五種遺規中的明朝朱柏廬治家格言，重溫兒時舊課，感受深刻。

每天早晚一定要看幾種報，雖然沒有王芃生在日本要看二十一種報，然而萬居總要看四五種報。

偏方治病豬腳補脚

萬居脚部瘡口，忽然嚴重起來，渾身發燒；而且在家中忽然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，頭部受了點傷；不得已，進了安息日教會所辦的臺灣療養院。正好他內侄女印安在那兒担任護士。

住院經過詳細檢查後，醫生認為他糖尿病非常嚴重，最好鋸掉一條腿；可是萬居聽後，絕對不肯。親友去看他，他往往落淚。他忽然變得如此脆弱。後來幾經商量，鋸掉了一個脚趾頭。

有糖尿病的人，皮膚破不容易封口。在醫院中，萬居找人理髮。理髮師傅問：

「先生您什麼病？」

「唉！糖尿病是慢性病，回家慢慢調養。我祇要脚上瘡口合攏，就可以出院啦！」萬居答。

「先生：我倒有個土法子告訴您，我們家鄉，如果什麼人脚部受傷，就用豬脚燉花生米，把

您吃一兩次就好了；我們中國人向來講：肝補肝，肺補肺，脚補脚，您不妨試試看。」

萬居果然信了理髮師傅的話，教家裏人做花生米燉豬脚，吃了兩頓，第三天，瘡口癒合啦！

準備出院前，又找理髮師傅理髮修面，理髮師傅看見他的土藥方治好病人，也開心地說：

「偏方氣死郎中」，他接着說：「一個胃出血的人，準備進醫院切除一部分胃，有朋友來看他，知道他口吐血，又便血；急忙跑到菜市場買了一個白蘿蔔，一包麥牙糖。把蘿蔔磨成汁，泡麥芽糖喝掉，好啦！也不便血啦！活得好好地，還在教書呢！」

住院治療幾個月，省議會曾發動捐款，以供他醫病之用。那時萬居祇靠担任省議員的車馬費。

以前做副議長的時候，台灣有很多大公司，請萬居做董事、監事、理事，很多車馬費，每月自動送到家裏；社會很現實，後來萬居未担任副議長，理監事車馬費也沒有了。報紙也停刊，真是窘迫之至。

有人說：「大丈夫不能無權，更不能無錢。」

醫院費用昂貴，許多親友紛紛送錢給萬居。她姊丈看他貧病交加，也從北港帶些錢給他。他胞姊李藕，已經兒孫滿堂，是模範農家。

萬居病稍好，又看書，又看雜誌；他常向人表示，不辦報，辦份雜誌也好。可是醫生發現萬居肝也不太好；醫生禁止他喝酒。在萬居認為是痛苦的。可是仍愛看書。看書看多了，眼睛太受損害，因為糖尿病已到最厲害程度，威脅到視力。病情稍好轉，他又手不釋卷。

五十二年當選省議員後，萬居稍振作一個時候，親友來訪，也有說有笑，而且到臺中省議會去報到。

可是萬居不久又病倒了，而且病得很嚴重。是尿中毒，而且毒素傳到血液裏。因此掛急診送到臺大醫院，然後轉入臺大醫院四百零二病房，住了差不多一年。他的夫人賢滯，幾度看萬居上

氧氣，又幾次經醫生宣布萬居危險；結果賢滯自己也常感胃痛，誰知她已病入膏肓了呢。

民國五十三年元旦，是萬居、賢滯結婚三十週年紀念，他們邀了幾個親友到泉州街家中吃飯，萬居還作了一首詩：

三十年間轉眼過，韶光事業兩蹉跎。神州一夢成狐穴，劫後尼山近若何？

夫人賢滯患了胃癌

夫人賢滯患了胃癌

五十三年冬天，萬居臺大醫院回家，他的夫人賢滯第二天就躺在床上病倒了。這年萬居六十四歲。大家猜想她數月操勞，大約把自己拖垮啦；也許躺下來休息幾天就好。熟料從此纏綿不起。

剛臥病幾天，南輝新婦朱素荷從美國到香港省親，道經臺灣，向到泉州街家中盤桓兩天。賢滯掙扎着起來，囑傭人老林準備菜肴，款待兒媳婦。家中傭人，早已由四人，減至兩人，即老林夫婦。又囑老林，買一大包臺灣特產草菇，送給香港的朱親家公。

素荷返美後，賢滯就感不支。在春節前幾天，忽然嘔吐不止，而且便中帶血，證明腸胃出血。趕緊送至臺大急診處。五十四年春節，賢滯就在醫院渡過。

在醫院渡過。

經過名醫宋瑞樓教授初步診斷，證明是胃癌。經過簡單地開刀手術，不再嘔吐，彷彿病情減輕了。其實腸、胃已惡化。病情稍輕，就為醫生准許，回泉州街家中休養。回家後，認為病情減輕，還在照料萬居呢。不久賢滯之病又告不支，再度入台大醫院，住四零六病室，各種醫藥罔效，終告不起。

最初，大家都瞞着萬居，一天，萬居姐夫余壬癸自雲林來，鄉下人老實相，說話也直爽。一見面就說：

「要不要漢藥治阿舅媽（指賢滯）的癌症？旁人說：臺南新營有一位漢醫……」

「啊？什麼癌？」萬居大驚失色地說。

「聽說是胃癌。那漢醫真正好；有一個查某（女人）生了子宮癌，都醫好了，後來那查某還生了嬰兒。」

於是把兒子叫過來大罵：

「南雄：你糊塗萬分，你媽媽生什麼病也不告訴我！」

又打電話給他內弟，叫去大罵：

「國元：你也太糊塗，賢滯生什麼病，也不告訴我，我們南部有漢藥可醫的。」

國元如何分辯，也無用。

「趕快找漢醫治。」萬居急切地說。

於是先後將幾位中醫，請到台大醫院把脈，開藥方，然後回家煮了，再用熱水瓶裝了，送到醫院，給他姊姊喝；可是哪裏有效呢？而且平均找一位中醫，從出診、處方，買藥，差不多要臺幣五千元。

當賢滯服了中醫後，萬居到醫院看她，摸摸她的手，覺得她好像好些啦；萬居夫婦，向來鶼鶼情深，他們從新婚開始，一直到老年，向來一起共浴；大約是因為夫人是上海伯特利婦產科專科畢業，總為萬居洗澡擦背。現在臨到夫人病危，他仍希望奇蹟出現。

於是萬居逢人便吹噓：

「不錯吧！漢醫會治好她的病的。」

早哭晚哭血淚滂沱

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，賢滯病情轉劇，呼吸急迫，許多至親好友，紛紛趕到臺大醫院，她已昏迷，進入彌留狀態，鼻腔插入氧氣管。可是當她小兒子少禹來到她身邊，她尚能流出幾滴眼淚。

長子南輝、長女湘如，東海大學畢業後，考取留學考試，先後去美國深造。次子南雄，臺大畢業後，服完兵役，留在身邊。他母親彌留時，不斷以手梳着母親的頭髮。

李家幾個侄媳婦，守到午夜未走；等賢滯快斷呼吸時，趕快把她醫院衣服脫下，穿上她平日愛穿的藍色旗袍。子夜後，她離開她敬愛的丈夫，四個兒女，和一些親友們，結束她的一生。

萬居一夜未睡好，也許親人之間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天未亮就吵着要去台大醫院；左拖右拖，拖到天亮六點鐘，照顧萬居的李應文說：

「你不亮就去做什麼？醫院裏除了李太太外，還有其他的病人，你去吵鬧別人也不好，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。」左哄右勸，拖到天亮。

當萬居摸到已變冰冷的屍體愛妻時，他不禁

嚎啕大哭，他幾十年患難相共的夫人，竟先他而去；他的悲哀，可想而知；何況他專情不二，值此生離死別之際，他簡直是痛心欲絕了。

一個詩人曾寫：

「真正的愛情，

不管你是貧富貴賤，

從少年愛到白髮，

從花開愛到花殘。」

萬居與賢滯，這點是做到了。

萬居夫人篤信基督教，依宗教儀式，舉行追思禮拜；在極樂殯儀館，在她逝世後一星期開甲。由信義會牧師殷穎主持禮拜。因為他們夫婦待人熱情，所以自動來幫忙料理喪事的很多。還有遠從高雄、嘉義、臺中來的。到出殯那天，從北港來了好多位甥侄，穿白孝衫。

萬居因為日夜啼哭，眼睛又惡化。田醫生為他打了許多針，囑他在家，不必送夫人上山，他執意不肯。一直送到陽明山第一公墓。李夫人鍾賢滯，享年六十歲。

地形是謝半仙看的，依山而築墓地，佳城風景不俗。

逝者長已矣，生者何以堪？

萬居於親友來訪時，總是先哭一場，再談其他。每天早晨起來，先哭一場；臨到晚上，又哭一場。後來又哼唱唱，狂歌當哭，不覺又作了好多首詩：

悼先室鍾賢滯夫人 李萬居

吳淞攜手踏苔行（註一），誓定駕盟共死生。

玉戒無端深夜碎（註二），柔腸哭斷夢中醒。

其二
卅年嘗盡辛酸味，窮困張羅端賴君。淒絕更關成永訣，衣襟血跡雜啼痕。

其三
誰如一語終成讖，天道無公莫比倫。回憶三湘風景好，斷腸人自立黃昏。

其四
從此無人憐俊勁（註三），洞庭昨夜不揚波。

與君不盡纏綿意，玉斷瀛洲哭奈何。其五
勇毅由來稱絕倫，何期應召赴天閭。最難忘是湘山水（註五），血淚滂沱為哭君。

註一：余與先室相識之時，伊在吳淞擔任醫務工作；常攜手漫步江干。

註二：玉戒為先岳母遺贈先室者，已佩載二十餘年，當進醫院之夜，突然碎斷，知非佳兆，果爾。

註三：五十三年春日，有數位大學生來訪；其中一位忽然詢問先室：「李夫人何以愛李先生？」她從容答之：「愛他的優勁」言後相與大笑。至今思之，音容宛在，而人已渺，悲哉！

註四：與先室相識之時，曾贈詩有「平生最愛湘

山水」之句，故云。不久，又作一首：

惜別 李萬居
世路崎嶇不易行，心靈深處更淒清。送君明日乘舟去，寂寞零齋度此生。再夢先室鍾夫人 李萬居

低聲枕畔喚潯潯，是夢相逢疑是生。回首長沙遊樂趣，傷心猶疑舊時情。其二

久違相見倍相親，夢裏依稀似若真。一自更殘魂斷後，九州何處覓伊人。萬居在他夫人去世後，由於哭得太多，還是病的關係，哭得眼睛幾乎看不見人。夫人去世後，靜養幾天，打針吃藥；又好起來啦！可以看書，寫字。

李應文朝夕陪伴他；更有蔡雲程老友，整天用閩南語跟他聊天，沖淡他一些悲痛。秋風起後，冷雨連宵；萬居獨處更覺淒苦，於是又寫了一首：

寒宵聽雨 李萬居
錯落簾前滴答聲，連宵寒雨打殘更。堪憐枯寂心靈裏，絕似空山一老僧。

不久，農曆春節又到了。三十年來，第一次無家庭主婦過新年，景况寂寥。不過萬居眼睛又好起來，不要人攙扶，穿起西服，打好領帶，到幾家至親好友處拜年。

除夕又寫一首：

乙巳歲闌感懷

李萬居

滔滔風水撼危樓，極目蒼茫哀九州。夢寐憂時歌當哭，歲闌何計遣悲愁。狂歌當哭，一年將盡；各處爆竹聲不絕於耳，急景凋年；萬居雖無家庭主婦，但對湖南臘肉尚要嘗嘗。

父慈子孝不忍遠離

萬居向來將一個人去世叫棄世，他的青藍國語，當年引起一陣騷動。

在省參議會做副議長時，正趕上教育諮詢，當年省議員大砲郭國基，猛轟台大校長傅斯年。傅校長患血壓高，又沒有睡午覺，當時也生些氣。

郭大砲說：

「爲什麼窮小子在台大享受公費？很多有錢的子弟反而進不了大學？（其實考不上）要取消公費，多容納些學生。」

「公費絕對不能取消，因爲有些學生很優秀；他的家鄉在大陸，已經斷絕經濟來源。」傅校長從容地答。

想當年傅斯年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，也有傅大砲之稱；在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大時，婦女代表要求保障名額，胡適、傅斯年猛烈反對，說要公平競選；引起女國大代表一度退席，表示抗議；後來還是通過保障名額。當時有一位國大代表，作了一首打油詩：

「偉大婦女領，（領袖）

奮勇爭女權。

誰是反對者，

胡適傅斯年。」

砲週砲相尅，想不到京砲遇見土砲，反而受不了。議長黃朝琴不在，由副議長李萬居擔任主席。當萬居發現傅斯年頽然倒下時，心裏也很難過。

臺大學生知道消息，紛紛趕到台北市南海路省參議會，羣情激忿，有學生發言：

「我們的傅校長呢？」

「已經棄世啦！」萬居用青藍國語答。

「啊？已經氣死啦？」大家憤怒到極點。

萬居站在省參議會門口，面對着一羣台大學生，越圍越多。

「爲什麼讓我們傅校長給氣死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萬居的文筆，書法，遠比口才流利；此時祇好說：

「省參議會，對傅校長的棄世，很遺憾！議會這機構，就是容許議員發言諮詢；你們將來也會做議員的。」

這時暮色蒼茫，看萬居一臉忠厚老實相，台大學生也無可奈何，紛紛散去。那天萬居回家，已經萬家燈火時候了；講述當時情形，猶露出痛苦萬分；對一個學者在議會棄世，真遺憾。傅校長國文好，英文好，數學也好，所以台大招生時，此三科題目都看得懂，對於選那些題目，都能應付自如。

萬居在他夫人去世後，眼睛一度好起來，可以看書寫字。又穿起西服，打上領帶，坐三輪車去拜訪親友。大家還爲他康復高興；並且有人爲

他要續絃夫人的打算。他催促次子南雄早日赴美深造；南雄在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，已申請到獎學金；在台北方面「托福」考試已通過了；可是南雄又不忍心丟下多病的老父走，一再猶豫。古人也說：「臨歧惆悵」。萬居一再催促南雄去留學，不要顧慮到他，並且作了一首五言古體詩：

送次兒南雄赴美留學 李萬居

行行異國去，男兒當自強。
開拓新境界，氣概志昂揚。
首要是做人，量宏福無疆。
人羣相扶助，社會即繁昌。
大智若傻子，忍讓庸何傷。
治學勤求證，立論慎較量。
學問無涯際，浩瀚似海洋。
朋友互切磋，真理共研商。
宇宙無窮大，天空任翱翔。
臨飛增惆悵，離情酒一觴。

這首五言古體詩，字裏行間，流露無限砥礪深情。所以使南雄低徊不已，不忍遽去。

自知不起預立遺囑

五十五年春天，萬居身體又轉壞了，二月十七日，忽然發高燒，倉促間送進台大醫院，因爲沒有病房，在急診室停段時間；後來轉入三百三十五號病房。

省議會同人，都很關切。南雄與李應文輪流

陪他。萬居昏睡，有時清醒，臉部漸漸浮腫。有一天，忽然特別清醒，叫南雄記下他的遺囑。萬居說：

「南雄：我自己覺得我這次病，很危險。恐怕不久於人世了，你要記下五件事：

第一：我還有五首詩，你可交蔡雲程伯伯，要他修改一下，找地方發表。（按：當時常在時與潮發表。）

第二：李應文照顧我這樣久，我手上這隻錶，留給他，做個紀念。

第三：少禹可送親戚家養；你舅舅、舅媽都在外面做事，比較奔波；最好送林伯伯家。

（按係湘如公婆處），無論住誰家，讓你哥哥和姐姐，每月寄十元美金，做少禹伙食錢。

第四：你不久要出國，這個家也可以收了。有事要託張叔叔（指張耕陽先生）。平生沒有做虧心事，就是對公論報同仁欠薪沒有發，覺得是遺憾。

第五：我沒有親眼見光復大陸，覺得抱憾終生。

湘如在她父親去世前一日，託人帶來錄音機，襪子，以及電動刮鬍刀，可惜只看了一眼，都沒來得及用。

五十五年四月九日下午三點二十五分，南雄正陪他父親，忽然聽他父親一聲長歎，就再沒有聲音了；找醫生打強心針，也沒有用。台灣的愛國志士，一代文化舵手李萬居，溘然長逝。享年六十七歲，十足年齡祇有

六十五歲。生於民國十一年。

萬居去世的消息，臺灣各報都紛紛登載，聯合報比較登載詳細，並刊出其照片。節錄如下：

（本報訊）省議長李萬居昨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，因糖尿病引起心臟病，在臺大醫院逝世。享年六十五歲。李萬居遺體已於昨天下午四時十分，移至市立殯儀館。

兩星期前，李萬居的病況曾一度惡化，幾乎

不治，但在醫師們搶救下，又稍為好轉一點。他

自己很欣慰，他的親友也很興奮。這兩週來，他雖然不能下床走動，但却能和探訪的親友談話。

昨天上午十時許，臺大醫院院長邱仕榮會到病房探視。邱院長說：那時李萬居的精神很好，曾露出微笑。不幸於下午三時廿五分鐘心臟病發作，猝告逝世。

李萬居為本省籍碩彥，為各方人士所推重。

李氏長子南輝及媳婦，均在夏威夷就學。李氏自臥病以來，全靠親友照料。

李萬居雖擔任省議員多年，但清風亮節，生活清苦。自公論報不幸經營失敗，積勞憂憤，遂致不支。幾年前也曾經住過醫院數月，當時醫藥費，多是老友所助。

李萬居夫人鍾賢滯女士，於年前先李氏而去

中外袖珍叢書之五

中外古今談

謝康教授著 定價伍拾元

本書精選謝康教授所撰散文四十餘篇，篇篇引人入勝，要目有：黑暗時代的幻想和希望。安貧與求富。仇恨和誤會。憤怒。利己和利他。妬忌。六時恭候，八時入席。洋迷信。瑞士風光。巴黎的陰影。美國人生活底藝術。清宮軼事秘辛。人生觀與人死觀。戰爭與和平。老去的藝術。文人相輕。寫情書的藝術。南洋隨筆。荷蘭印象記。瑞士風光。法國作家閒話中國。西方報業與報章文學。紅樓夢的評價。

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 岐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玖拾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書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玖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